

第一回 玩春光山塘遇美 尋秋色玄墓贈金

詩曰：

人生幻景皆成夢，混沌乾坤渺茫中。
 滄海桑田常易變，歌臺舞榭總然空。
 清名勝事垂今古，慧質佳情表錫風。
 歲月如流催甲子，郎君又作白頭翁。

蓋聞天、地、人稱為三才，輕清上浮者為天，則為風雲、雷雨、日月、星辰；重濁下凝者為地，則載山川社稷。惟人生於中央，且種種不一。若得山川之秀，社稷之靈，或生天才，或生神童，此非凡人可比，若非文星下降，豈能有錦心繡口，下筆千言立就，可稱為才子？又有香閨女子，無師無友，亦能詠古博今，才華竟勝過男子者，此乃得天地之氣，鍾山川之秀而成，此則淑美，可為佳人。世間既有佳人，必生才子，而佳人始字，若非其配，不免於終身之歎。如一才子錯配村姑，亦難免無花朝月夕之怨。所以才子務配佳人，不失室家之好，關雎之雅矣，正是：

從來才子配佳人，偏是紅顏薄命真。
 古往今來多淑媛，看有幾個得良姻。

話說唐朝德宗年間，江南蘇州府有一鄉宦，姓王名禮，字仁誠，官拜翰林侍讀，卻也是世代簪纓。年已半百，獨旅京師，後攜家眷到京。夫人徐氏，係昆山徐御史之女。所生一子，名雲，表字清霓，年交十六歲，已入泮，真是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。一日，仁誠見兒子聰俊，就感念祖宗，打發夫人同兒子仍到蘇州閶門外祖房居住。因仁誠官居翰苑，是個清高衙門，故此僕從無多，童僕、婢十數人而已。常言道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”誰知王雲亦不好繁華交結，惟有閉讀為事。所有往來者，莫過文朋詩友三四人。最契者：一姓張名蘭，字秀芝；一姓萬名鶴，表字飛仙，亦是在庠口，這二人與王雲不時詩酒往來，況徐夫人治家嚴肅，教子有方，故此王雲輕易不敢放蕩。

一日，正值仲春天氣，王雲想看那花嬌柳媚，欲到虎丘一遊，奈夫人嚴謹，不敢啟齒，心悶無聊，祇得在大門前閑望。正看著來往之人，忽聽得叫“王相公”，王雲回頭看時，即是張蘭家人，遂問道：“張盛，到此何幹？”張盛道：“家相公有書在此。”遂呈上。王雲接過，展開看道：

弟張蘭頓首致書於清翁年兄台下：日來春光明媚，正值柳歌桃笑之時，想虎山遊人雜沓，鳥列笙簧，吾輩豈可虛此良辰？當以尋花問柳，聊借為行樂。度足下亦不阻其佳興，望來辰早降交旌。此訂。

王雲看完，向張盛道：“承你家相公美情，何以克當？可上復你家相公，說我明日自然來領情。”張盛領命，回復主人不題。

卻說王雲回至內室，徐夫人道：“我兒，這一會到那廂去來？”王雲道：“告母親得知：孩兒適往門前閑步，有張秀芝著人送書來，明日請孩兒。”夫人道：“書在那裏？”王雲在袖中取出，遞與夫人。夫人看道：“既承朋友之請，也不好卻他，祇是不要荒疏儒業。”王雲道：“曉得，不消母親吩咐。”

當日晚景不題。次早，王雲梳洗已畢，去問夫人安。纔用過早飯，家人進來稟道：“張相公家張盛，在外請大相公。”王雲聞言，即起身換了巾服，進內堂稟夫人道：“孩兒去了下晚回來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兒遊春可早些回來，免我掛懷。”王雲道：“孩兒曉得。”出來叫錦芳跟隨，同了張盛來到船邊，見有三四客已在座，船中諸友看見王雲，忙出艙來迎道：“清霓兄，為何來遲？”叫船家搭了扶手。王雲上船進艙，與眾友揖罷，道：“弟至甚速，何言來遲？”遂向張蘭道：“承長兄日昨賜華翰見招，弟不勝雀躍。祇是屢叨厚愛，何以克當？”張蘭道：“遊春消遣，何出客言？”王雲道：“還有何客？”張蘭道：“並無他客，祇候兄至，就開船矣。”遂吩咐開船。船家解纜，望虎丘進發。

張蘭就請了四人：王雲、萬鶴，那兩人亦係相知朋友，卻不比他三人知己。一姓李名貴，字尊九；一姓金名聖，字洛文，總在城中居住。金、李二人家道到也豐厚，祇是不大通，俱是買的武生。文雖不通，亦甚有趣。金聖遂向王雲道：“清霓兄，連日未獲尊顏，佳文佳句自然重疊案頭矣。奈弟輩不能領教，甚覺慚愧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並無佳句，間或有之，亦是鄙俚之詞，何當洛文兄過獎。”李貴道：“前日小弟在縣尊處賀壽，見一座圍屏壽文甚佳，因問起縣尊，說是費二衙送的，後道及我兄佳作，縣尊大讚不已。清霓兄青年如此大才，將來為廟廊重器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！此前費二公煩弟作壽文，不過草草應酬，不堪入目。”萬鶴向王雲道：“前日小弟有一篇窗課，送與兄塗抹，不知可曾賜教？”王雲道：“正是，小弟倒忘了，也不敢當塗抹之言，飛仙兄之文，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取青紫如拾芥耳。”萬鶴笑道：“兄又來取笑於弟！”王雲道：“豈敢假言！”

張蘭命家童獻茶，眾人喫茶之間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已到虎丘泊岸，船家請相公們上岸，五人出艙，帶了兩個家人上岸，步到山門前來，但見那：

紛紛遊玩客，隊隊觀紅妝。
 沸沸笙歌處，幽幽桃柳光。
 重重瑤殿閣，片片酒家坊。
 鬧鬧尋春女，翩翩假進香。

五人步進山門，看不盡眼前景致。但見那遊春女子，絡繹不絕，描不盡脂粉粉，說不盡的窈窕風流，王雲甚覺舒懷，遂同眾人走到一個潔淨茶坊中坐下喫茶，看著那山下來往遊人，正看之間，走進兩個女子，一個年將三十多歲，一個祇好十二三歲，是個女兒，雖然無傾國之容，倒也生得潔淨。但見他：

臉傅微粉，色帶輕桃。
 金蓮窄窄，雲鬢高挑。
 青衣妝俏，身賽柳條。

行來裊娜，手執竹敲。

那女子走進來道：“眾位相公，小婦人來唱個唱，孝敬相公們。”李貴道：“原來你們是唱唱的。既如此，可揀個幽雅的唱來。”那女子聞言，輕敲竹板，宛轉歌喉，唱道：

紗窗外月影兒香，春雲暖，遊興忙忙，青海如豆和風和風暢。茜紅裙妒煞佳芳，燒香客盡是嬌娘，畫船疊滿山門山門淡，柳伴鶯燕翅輕狂。花間蝶，粉壁東牆，新聲燕語翻花翻花浪。笙簫處，多少才郎，歌樓內誰要還鄉？紛紛醉客傳杯傳杯觥。

女子唱完，眾人唱彩。王雲向女子道：“你們不像是這裏人氏，好像是江右口氣。”女子道：“小婦人是江西人氏，因家中被難，流落在此，不久也就要回鄉了。”王雲道：“我說是江右口氣，可有好曲兒再唱一支。”女子又唱了一套，張蘭叫家人稱三分銀子賞他，女子接了，道聲“多謝”，又到他處唱曲去了，李貴道：“那個女子倒也生得風騷。”萬鶴道：“尊九兄一雙眼睛不住地相著他，原來有心與彼。待弟做個東，叫他轉來，請兄消遣一番。”李貴道：“飛仙兄又來作樂小弟了。弟不過說笑話，那有此心！祇怕兄未娶佳人，倒有此意。聞得今冬恭喜，難道就等不得？”張蘭道：“兄們不必取笑。”隨起身算還了茶錢，步下山來。

正行之間，一個小童跑來說道：“酒席完備，請相公們坐席。”五人回至舟中，張蘭送席，李貴居長，金聖次之，萬鶴年十九歲，送第三席，送王雲第四坐。李貴道：“往往叨僭諸兄，今日斷不再僭！”王雲道：“諸位長兄，該坐就坐，何必客套！”李貴道：“又要小弟放肆。”隨依次坐定，家人斟上酒來，輪流把盞。不覺酒過數巡，萬鶴道：“今值此春遊，清覓兄同金、李二兄在此，不可無佳句，負此良辰。”王雲、張蘭道：“小弟們正有此意。”向金、李二人道：“二兄意下如何？”李貴道：“兄素曉弟等不知文墨，待兄們詩文之後，弟自另有別法。”張蘭道：“既如此，飛仙兄請起韻。”萬鶴道：“小弟先放肆，卻無題，怎好起韻？”王雲道：“今日此遊，便可為題，何必別尋？”張蘭道：“甚佳。”家人就送筆硯錦箋到萬鶴面前，萬鶴道：“先獻醜。”隨取筆在手，不待構思，揮就一詩，送至王雲面前道：“先成俚句，望長兄改正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。”看上面寫的是“仲春遊虎山即景”，詩道：

風光春去又春還，綠水流霞片片鮮。
夾蝶迷香魂未足，遊魚繫櫂意猶翻。
尋歌白雪聲聲調，步韻紅裙朵朵蓮。
若得桃源沉醉去，青衿安有不從憐。

王雲看完道：“飛仙兄佳句，真為鏗金戛玉，可為兼品。”隨遞與張蘭，吟畢亦道：“清新之句，不減古才。”萬鶴道：“真乃班門弄斧。如今該到清覓兄了。”王雲道：“秀芝兄先請。”張蘭道：“主不僭客。”王雲隨取過筆來，亦不加思索，就和一律，送在萬鶴面前道：“長兄珠玉在先，小弟之作甚覺污眼。”萬鶴尚未開口，李貴、金聖站起來道：“清覓兄之才如此敏捷，弟們雖不知詩中深意，也借一觀。”四人同看詩道：

春光九十慣循環，惹得花枝朵朵鮮。
紫燕剪雲翻扇扇，新鶯梭柳舞翩翩。
紅樓細曲調笙管，綠館絨妝點翠蓮。
曲水櫓聲留不住，東風搖颺醉心憐。

四人看畢，大讚不已。王雲接過來，送與張蘭道：“這該輪到兄了。”張蘭道：“兄們錦繡在前，弟不如不獻醜罷。”萬鶴道：“兄如此大才，何必太謙？”張蘭取筆要寫，又向金、李二人道：“然雖如此，二兄方纔雲有別法，讓二兄作了法，小弟再當獻醜。”二人道：“豈有此理，兄快完了佳作，待弟等作法。”張蘭道：“既如此，得罪了。”張蘭想一想，取筆寫在錦箋之上，送與萬鶴、王雲二人面前。他二人同看，也是一首和韻。詩道：

曉日和風春易還，山中花木總研鮮。
新黃繫柳垂煙禁，玉白冰梅含露翻。
畫閣紅兒留翠眼，湖舫綠士寫青蓮。
年年此節韶光好，甚是無情卻也憐。

二人看畢，互相稱讚。三人向金、李二人道：“弟等醜俱獻過，二兄有何別法可作？不然罰以金谷酒數。”李貴道：“且消停。長兄們作了佳句，且將杯暖酒潤潤筆再講。”張蘭道：“說得有理。”命家童斟酒，各各飲了幾杯。王雲道：“尊九兄如今沒得推託了。”李貴道：“小弟不推託。也不是甚麼別法，前日偶學得一支《黃鶯兒》，倒也十分有趣。今日當唱與兄們聽，可不要見笑。”萬鶴道：“若是唱雅曲，到還有趣，比做詩更妙，弟們洗耳。”金聖道：“尊九兄唱得好便罷，若唱得不好，卻要罰酒。”李貴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咳嗽一聲，將扇子一拍，唱道：

黃昏月正斜，俏冤家，不回家，多因戀著風流。想思頓加，衾冷難過，陽臺夢裏情兒假。狠心呀，翻雲覆雨，刻刻望燈花。

四人聽罷，俱各大笑。萬鶴道：“尊九兄唱得妙！雖妙，詞意卻淫，非是文人氣象，該罰，該罰！據小弟，竟該罰十大觥！”李貴道：“淫詞艷曲，乃文人以寓興情，何以倒要罰酒？這個定然不敢領教！”金聖道：“唱這等曲子出來，一定要罰的！”王雲道：“小弟說個情兒，尊九兄罰個三杯罷！”李貴經不得眾口嗷嗷，勉強飲了三杯。隨飲完，向金聖道：“小弟唱得不好，又要罰酒。看我兄如何？”張蘭道：“這也說得有理。”金聖笑道：“小弟前日聽見一雲遊道人唱一《道情》，我尚記得，亂唱與兄們聽聽。”萬鶴道：“妙極，妙極！若唱得不好，有榜樣在先。”金聖笑道：“兄這等量小。”隨取箸在手，在桌上一拍，唱道：

採藥仙，晚歸岩，講玄經，說道籙，燒丹運度成真煉。芝蘭滿室生光彩，鳳鶴飛鳴火棗兼，青松道法容常延。但見那雲童垂髮，真個是桃源無限。

萬鶴道：“好妙音！”獨李貴不做聲，隔了一會說道：“獨他唱的便好，偏我唱了還要罰酒！”王雲道：“尊九兄之妙音，誰敢說不好？係是風騷曲故耳，敬三杯非是罰也。”李貴聞言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清覓兄倒說得有趣。”張蘭道：“二兄法已作了，請用酒罷！”金聖道：“秀芝兄，酒已有了，略散散再領如何？”張蘭道：“既如此，請用過飯再飲酒罷。”隨命家人捧上飯來，各各用過，起身盥手飲茶，倚著水窗閑話。

家童換過席，眾人復入坐飲酒。酒過三巡之後，張蘭道：“吾輩先前成句，此際該行一個雅令，纔好飲酒。”家童捧過盃盆，張蘭奉在李貴面前道：“請教長兄行個小令。”李貴道：“小弟斷然不敢領教。”張蘭道：“逢場作戲，必要請教的。”李貴道：“小弟願罰一杯，讓洛文兄行罷。”金聖道：“兄不行令由你，不要來攀扯小弟。”萬鶴道：“尊九兄既無願罰，就請教行

文兄罷。”張蘭道：“飛仙兄說得有理。”命家童滿斟杯酒，奉在李貴面前，李貴接過，一飲而盡。張蘭將盃盆竟奉金聖道：“兄不可學尊九兄，隨意作一法。”金聖道：“弟也效尊九兄，罰一杯罷。”（原書下缺）“二兄豈有不行令之理？務必要請教。”金聖道：“小弟其實不能，願罰一杯。”張蘭道：“恭敬不如從命。”金聖也飲了一杯酒，張蘭將盃盆奉與萬鶴道：“求長兄脫套些罷。”萬鶴笑道：“弟也不能，請教清覓兄行罷。兄意若何？”王雲道：“兄也學此俗套。”萬鶴方飲完了酒，道：“尊九兄、洛文兄總不令小弟放肆，既二兄不動盃盆，祇行口令罷。”萬鶴道：“弟說此令要個一點紅，白頭翁，花花錦，萬物空，湊成一絕。如不合式者，定罰三大觥。”金聖道：“此令祇覺太難。”王雲道：“洛文兄不消著急。且待飛仙兄說了看。”萬鶴念道：

日出扶桑一點紅，光陰催擲白頭翁。

世間多少花花錦，回首江山萬物空。

萬鶴念罷，向李貴道：“順行。”李貴道：“小弟不能，讓諸位兄說完了，等我慢慢想出來，然後說。”萬鶴道：“既如此，到洛文兄。”金聖道：“小弟也然後說。”萬鶴曉得二人不能，道：“竟到清覓兄。”王雲也不推辭，隨口念道：

玉兔東升一點紅，嫦娥可笑白頭翁。

廣寒總是花花錦，輪轉乾坤萬物空。

王雲說畢，道：“如今該哪一位？”李貴道：“順下來。”張蘭道：“哪有主人僭客之理？”萬鶴道：“秀芝兄從直些罷。”張蘭亦隨口道：

翰苑榴花一點紅，花枝未取白頭翁。

春來如許花花錦，苦雨酸風萬物空。

張蘭念完，金聖讚道：“三兄真正仙才，隨口而出，就成句法。”萬鶴道：“不要大才不大才，如今輪到二位兄了。”李貴道：“小弟也想一個在此，祇得獻醜說一說。”眾人道：“請念來。”李貴隨念道：

細口櫻桃一點紅，佳人不喜白頭翁。

身穿紅綠花花錦，夫喪依稀萬物空。

眾人聽過，拍掌笑道：“罰，罰，罰！”李貴道：“為何許多罰字？”萬鶴道：“此令甚好，但末句不利於婦人，故此要罰。”李貴道：“這個不敢領教。小弟想了這一會，連心中的黃水也想出來，纔想得這個令兒，到還要罰酒。不服，不服！”萬鶴道：“莫說想這一會，就想一年，連心都想了出來，也是要罰的。況有言在先，若不合式，罰以三大觥。”張蘭道：“尊九兄說此令，甚是虧他，若罰以酒多，必竟不服，可罰了一大杯罷。”萬鶴笑道：“既然東君說情，遵教便了。”李貴無及奈何，竟飲了一大杯，向金聖道：“如今輪到兄了。”金聖道：“小弟說出來不如式，也是要罰的，倒不如不說，竟罰了一大杯罷。”萬鶴道：“竟遵教。”金聖飲完酒，向萬鶴道：“令已終，還是如何？”萬鶴將盃盆交還張蘭，張蘭道：“飛仙兄，再求教一令。”萬鶴道：“豈有此理。”張蘭欲送令與王雲，王雲知覺，隨道：“小弟有些小事，要告罪上岸一行。”李貴道：“清覓兄可是去解手？”王雲道：“然也。”張蘭道：“弟奉陪了去。”王雲道：“兄們不必起身。若是拘理，使小弟不安。弟一去就來，連小介也不要跟上去。”錦芳道：“同了大相公去。”王雲道：“不用。”竟獨自一人上岸。眾人道：“清覓兄可就來，莫使弟們久等。”王雲道：“曉得。”眾人在船飲酒不題。

王雲一路東行，卻沒有坑廁，又走幾步，纔見一廁。正要上去出恭，轉眼望見河邊泊著一隻大船，紗窗中隱隱的好像是女眷在內，王雲就立住腳不動。少頃，祇見幾個侍婢扶出一個女子，年可十四五歲。船家搭上扶手，先是一個年老僕婦上來，挽扶那個美女上岸，然後眾婢上岸，簇擁而行。但見那美女生得好：

色似芙蓉帶雨，眉如新月初升。櫻桃嚙嚙吐嬌聲，雲鬢堆鴉豐韻。窄窄金蓮三寸，芝芋文采光生。纖腰一捻恐傾城，裊娜蹁躑名勝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王雲心中想道：“世間女子我閱過也多，未嘗今日見此女子，真為天姿國色矣。”不覺心蕩神迷，出了半日的呆神，連出恭二字打入九霄雲外。又想道：“此美人不知哪家宅眷？總是些侍女相隨，並無長輩相從，好生奇異！看他這個排場，自然是鄉宦人家，不知姓甚名誰？可是本城人否？又不知美人可曾字人？”一會就有許多的想頭。又想道：“我不如趕上前去，訪個下落，又恐有貌無才。”又想道：“天既生美，豈得無才？”一頭走，一頭想，不覺行至山門前，竟不見美人，心中又自恨道：“為何不走快些？祇是延捱，以至人歸何處？”又想道：“美人舟泊於此，不過在此山上遊玩，待我細細找尋，少不得遇著他。”就急急忙忙走上山來，各處追尋，直尋到山頂亭子內，見一叢女子在那裏走下來。王雲喜之不勝，站立在旁，看那些侍婢簇擁著美人，又往別處遊玩去了。王雲道：“這美人如此端然，頭也不回一回。若見了小生，美人可能留意小生在此思慕你？若是美人茫然不知，可為空想思耳。”隨走至亭中道：“這廂是美人所坐之處，小生也少坐片時，沾些餘光。”隨坐下，抬起頭來，見兩行墨跡尚還淋漓。起身近前看時，就喜得眉開眼笑：“我說美人有才，果不出其所料。字跡尚新，又寫得龍蛇飛舞，自然是美人所題之句，非他人所作。”隨吟讀道：

金屋花香登法亭，姑蘇城外虎丘青。

行雲湖泊山為伴，借此浮蹤影復形。

王雲吟哦了幾遍，鼓掌大笑道：“我說非他人所作，真正是香奩之句，非出美人之口而出於何人！”又復看道：“為何詩後竟不落款？是了，恐被旁人曉得，故不落款。美人詩中之意道：‘行雲湖泊’，‘借此浮蹤’，自然不是近地之人。為何得到此遊玩？其中必有緣故。”故又將詩吟詠了兩遍，欲要和他一首，又無筆硯，心中又恐美人去遠，祇得走下亭來，又去追蹤覓跡。尋到山門外一望，祇見美人已往前去，就忙忙趕上，偎在旁邊，欲要問個姓名，何奈總是婦女，不好啟齒。漸漸望著美人已至船邊，祇見丫頭、僕婦簇擁進船而去，船家解纜開船。王雲見船去遠，美人似隔巫山十二，心中十分著惱。正是：

風流從此荐相思，意亂魂迷無了時。

眼望橫河帆影遠，寸腸百結有誰知？

王雲見舟已去遠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垂頭喪氣而回。

卻說舟中李貴等，見王雲解手半日不回，李貴道：“清覓兄許久不回，莫非失足，墜入東廁？”張蘭道：“尊九兄又來取笑了。”隨向錦芳道：“去迎接你家相公來。”錦芳上岸去尋了一會，回來著急道：“小人四處尋遍，不見大相公是在那裏去了。若不早回家，猶恐夫人責罰小人。”萬鶴道：“癡子，你家相公必定遇著一個得意人兒，留連在那裏，我們總去尋去。”眾人上岸，各處尋覓不見。棧口到船

邊，正在議論之際，祇見王雲從東垂頭而來，眾人迎上笑道：“清覓兄，這半日到何處玩耍來，使弟們各處尋找？”王雲也不回答，也不做聲。李貴笑道：“想是清覓兄著了魔也，為何不做聲？這副嘴臉，其中必有緣故。”王雲由他們祇是說長道短，祇是口也不開。張蘭道：“兄們且不必閑講，請到舟中再敘。”眾人隨上船進艙坐定，萬鶴見王雲祇是垂頭歎氣，笑道：“清覓兄真被魔矣。”向錦芳道：“汝快去請一個道士來，與你家相公解祥解祥。”眾人聞言拍手大笑，王雲也不覺笑將起來。張蘭道：“清覓兄端的所為何事？去了這一會，可細談與弟們知之。”王雲道：“此言因說不得，故不說與兄們聽。”李貴道：“小弟等也還算與兄相契，有何大事，不肯說出？”王雲道：“不是弟不言，還要少遲幾日，言之方可。”張蘭道：“清覓兄既不肯言，何必強之。我們還是飲酒罷。”王雲道：“酒已不能飲了，弟要告辭返舍矣。”萬鶴向張蘭道：“日將西墜，恐清覓兄令堂相望，可叫開船罷。”張蘭就吩咐開船，不多時，船到閩門，眾人登岸，謝過張蘭，各自歸家不題。

卻說王雲所遇之美人，乃是浙江錢塘縣人氏。其父姓吳名斌，字文勳，官拜兵部右侍郎，年已五旬。夫人孫氏，所生二子一女。長子年已十八歲，名璧字玉章。次子纔交三歲，因父名而起，故叫文郎。其女年方二八，因夫人生他時夢白雲滿室，故取名叫做夢雲，生得真正傾國傾城之貌，吟章詠絮之才。自交十齡之外，廣讀諸書，勤精翰墨，所以吳璧之學問反不及夢雲，故父母愛他如掌上之明珠。向因搬家眷上京，原取其便，奈夫人不服北地水土，故吳斌命他兒子，同母親、妹子仍歸故里，是以一路南來。所過名勝之處，夢雲無有不到者。侍婢相從，帶的有精良筆硯，可以留題之所，則就傾珠玉。

一日，舟至姑蘇，夢雲向夫人道：“孩兒聞姑蘇虎丘名勝，母親可同孩兒去走走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心裏不耐煩，不去，你哥哥睡在哪裏，叫他同你去便是。”夢雲就推著吳璧道：“哥哥，日間為何如此好睡？船已到姑蘇，妹子要上虎丘一遊，哥哥可肯同去？”吳璧睡思正濃，那裏耐煩，糊塗說道：“妹子自去，我是不去。”一個翻身，又睡著了。夢雲笑道：“少年人這等好睡！”夫人道：“孩兒，你同了丫鬟、婦女上去，少玩片時，就下船來，不必叫他了。”夢雲依命。家人曉得小姐要遊虎丘，久已叫船家泊在塘上。夢雲就喚了幾個丫鬟、僕婦，竟上山來，各處遊覽，山亭留韻，一心祇看著山間景致，那裏去看來往的遊人，故此也不曾看見王雲。若是看見王雲，未必不留意，也要害相思矣。此節道過不題。

卻說王雲回家，向夫人揖道：“孩兒有背母親。”夫人道：“為何來得這樣晚？”王雲道：“到得虎丘已午，盤桓起來，所以晚了。”說罷，回書房中安歇。這一夜，在枕上千思萬想，那裏睡得著，一心祇想塘上美人。次日起身，茶飯不思，口中惟吟柱上之句，不覺得慳慳成病。夫人著急，忙去請醫調治，並不見效。有張蘭、萬鶴二人聞知王雲抱病，一日到來問候，見王雲臥床不起，張蘭道：“長兄貴恙因何而起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有恙在身，不能為禮，望兄恕罪。”張、萬二人道：“豈敢。”王雲道：“前日擾了秀芝，回來就得此疾，想是重冒風寒之故。”萬鶴就笑道：“兄之恙未必是風寒，祇怕是心病，前日定有所遇，故此這等光景。比時兄不肯說，今日並無外人，請試言之，或者能助得一臂之力，解得兄之心恙，也未可知。”王雲道：“前日不是小弟吝言，因金、李二人在座，故此不言。今日自當奉陳。因上岸解手時，卻見塘上泊著一隻大座船，少停，艙中的侍婢簇擁著一位絕代的女子上岸，其美真難於形容。人云古之西子，未知如何為美，就是妙手的畫工，也難描其形影，真正令人想煞。”萬鶴道：“兄可曾問他姓名，住居何方？”王雲道：“因眼目眾多，不曾問得。”萬鶴又道：“那女子可曾留情與兄？”王雲道：“侍婢四繞而行，亦不見顧盼。”萬鶴、張蘭道：“兄真好癡也！聰明一世，為何懵懂一時？又不知女子的姓名、居址，又不顧盼於兄，害這等沒頭緒的思想，有何益也？速將此念丟入雲霄，調養貴體為上。弟們今日別去，遲日再來候兄。”王雲道：“賤恙在身，恕不相送。”張、萬道：“素叨契愛，何出此言？”二人辭別，不題。

王雲自二人提醒之後，便覺病體一日好似一日，也則病有三月方得痊愈。正是光陰迅速，又值九月中旬。一日，王雲在夫人房中閑話畢，向夫人道：“母親，孩兒屢屢叨擾諸友，二則前臥病時，又承他們常問候，孩兒意欲設席，要候他們來坐坐，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”夫人道：“我久有此意，見孩兒病纔初好，故此未曾提起。目下也該候候他們了。或是在舟在家，擇便罷了。孩兒，你可酌量。”王雲道：“孩兒聞得玄墓近日秋色可觀，可竟備席在舟，請他們去一遊，省得在家煩雜。”夫人道：“倒也罷了，可擇定日期，好去通知他們。”王雲道：“也宜早些

纔好。今日是十七，就是二十也罷。待孩兒寫帖通知便了。”次日，王雲就修一柬，煩張蘭邀眾友。寫畢，命錦芳道：“可將此帖送到張秀芝相公家。”錦芳領命，送到張家，正值張蘭在廳上，錦芳將書呈上，張蘭接書看道：

時值秋水長天，吳江楓落，紅葉漫垂，盈松林之幽谷，況清爽之遊，不減三春紅紫。弟今擇念日，登隻舫，遨遊於玄墓之野，諒亦足下之快暢。因叨管、鮑之契，知亦不卻也。在春舟之三友，俱係兄之鄰右，望遣尊使通知，是日共駕遊行是感，小弟王雲頓首。

張蘭看完，向錦芳道：“你相公可為多情，既承相招，諒不能卻。”錦芳歸來，回復了王雲。

王雲到次日，命家人停當船隻。是日，王雲辭過母親，先至舟中，命錦芳雲邀張蘭等。錦芳去不多時，祇見張蘭等四人已到。王雲走到船頭上，拱手道：“請諸位長兄登舟。”四人上船進艙，各與王雲揖畢，道：“清覓兄何又承見招？”王雲道：“屢諸叨兄厚誼，無以為敬。今日聊借秋色一遊，兄們恕笑。”王雲就吩咐開船，他五人在舟中你問我答，不覺日色已中，家人擺下午膳，各各用罷，大家坐下閑話。有張蘭道：“弟聞先朝李太白斗酒百篇，皇上大寵甚愛，後來悟識寵極必變，以至借月喪身，可為才中不足。”萬鶴道：“凡有才者，則行狂妄，看人不入目中。若有才而不狂，可為才中之仙。如若醉草嚇蠻書之際，若不狂，焉能結仇於力士、貴妃乎？託月之事就可免矣。”王雲道：“雖則結仇於力士、貴妃，借捉月而亡身，千古之下，亦是才人快暢之事耳。”李貴道：“似清覓兄之才貌，比李白又高一等，抱此才貌而且不狂，真為才中之仙。”王雲道：“兄又來見笑小弟，弟焉敢與古人比肩。”全聖笑道：“尊九兄之才，可比李白之下驢。”眾人道：“為何？”金聖道：“他出口就騷，非下驢而何？”眾人聞言，大笑不已。李貴道：“這尖嘴畜生，又來咬人！”眾人說笑之間，不覺舟已到玄墓。是日天晚，就在船安歇。次早，眾人梳洗已畢，用過早膳，上岸到玄墓寺中遊玩。真好一座大寺院，但見那：

殿閣崢嶸世所誇，金身羅列佛前花。

無邊楓葉無人掃，大眾闍黎誦法華。

眾人上岸遊玩了一番，王雲就邀至舟中坐席，傳杯換盞。飲了多時，眾人起身散席。王雲命家人將桌盒移在山上幽雅之處。眾人岸上望著山上林木森森，秋光清朗，慢慢的走到跟前，席地而坐。正是：

風翻丹葉秋光滿，酒泛金樽野興濃。

眾人正飲到開懷之際，祇見山下一人趕一乞丐直跑上山來。王雲叫錦芳上前問他二人為何，錦芳就走去問那人道：“你趕這乞丐為

何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瞞兄說，小弟是武林人氏，姓朱名壽，就在這山左路口開一酒館，纔有一位客人在小館喫了酒，稱銀還我。這乞丐站在跟前，那客人去夾銀子，他就將客人銀包搶了來。”眾人聽見，也走來問這乞丐道：“你為何將客人銀包搶來？”那乞丐道：“我何曾搶他甚麼銀子？他的銀子現在算盤底下，如何是我拿的？”眾人向朱壽道：“客人的銀子在算盤底下，為何賴他？”朱壽道：“眾位相公不要信他造言。明明的搶了來，還要抵賴！”乞丐道：“你不會回去看看來，我又不走。”眾人道：“說得有理。朱兄，你回去尋尋，我們與你看著。如銀不見，再來與他講話。”朱壽聽了眾人的言語，祇得回去不題。

眾人見朱壽去了一會不來，諒情銀子有了，復坐下飲酒。王雲問乞丐道：“你是何方人氏？如此壯年，不習生理，卻做此賤業？”乞丐道：“奉告相公得知：我姓雲，就在這山左近居住。因家中還有一位老母，又無本錢做生理，無及奈何，祇得權入其流。”王雲聞言，就起了惻隱之心，向乞丐道：“我若贈汝白銀幾兩，汝可改業否？”乞丐道：“若蒙相公提拔，豈有不習上之理？”王雲囊中帶有十兩金，就拿出來分了一半，命錦芳拿去贈與乞丐。這乞丐接了銀子，也不謝一聲，竟跑下山去了。祇因這一贈金，有分教：士子無邊之福，金仙有救難之恩。正是：

雲仙為汝降凡塵，採取文星身後身。

刻下贈金皆夙契，將來富貴滿堂新。

畢竟王雲贈了乞丐之金，眾人的酒情詩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